

126

海上轻骑兵

海防小说集

126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黃岡

海上輕騎兵

海防小說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海上輕騎兵
海防小說集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350×1168 1/32 印張7 5/16 字数149千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800册

分类号：K259

統一书号：10104·244

定 价：(6) 七 角

目次

紅玉兰.....	王芸亭(1)
朝霞.....	刘清河(12)
一个参謀的日記.....	王芸亭(18)
老班长.....	朱章松(28)
犟牛子的愿望.....	崧 石(34)
老班长的胡子問題.....	張 知(43)
海上輕騎兵.....	兆 林(51)
护航途中.....	吳思九(58)
胜利起点.....	楊肇林(63)
珍貴的紀念品.....	王愿坚(78)
圍裙.....	何澤沛(85)
陈响钟一家.....	何澤沛(94)
理发老头.....	張应騰(112)
父亲.....	胡 奇(117)
火綫婚礼.....	崔葆桂(127)
归来.....	王 丁(132)
洪坤秀.....	白 文(136)
英雄的漁民.....	王再全(156)

在島上.....	王再全(164)
朦朧的清晨.....	王 丁(177)
老朋友的表姪.....	新 芽(183)
警惕.....	利 明(195)
水鬼.....	林羣英(203)
海上捉匪記.....	尙 政(218)

紅 玉 蘭

王 芸 亭

分配新兵的时候，我就和班长有过爭論。今年的新兵，年紀很輕自不必說，更突出的特点，是文化水平都挺高。去年，我們班里因为沒有文化高的，搞牆报和文娱活动，老是落在别的班后边，所以班长說：这次怎么也要向連长建議，分配給我們二班一个有文化的新兵。他这話对我講了，但并沒向連首长說，結果沒有分到。怎么办呢？連部有个通信員，有文化，小伙子长得也漂亮，細高挑，白淨臉，能写会画，正好我們班还少一个人，班长就想打他的主意。我說：“班长，算了吧！咱們又不是剧团考演員，只要結实有勁，就是好兵；文化不文化，我看关系不大。牆报搞不好，打仗又不是凭牆报，有啥要紧！”他不同意，反駁我說：“班副，不能那么說，你怎么知道有文化的人就沒有勁，就不厚实呢？”

尽管这样，但我总觉得，从学堂里出来的人，不如庄稼地里出来的經得起磕打；既然班长执意要，我也不好多說。結果，班长的理想实现了，通信員来到了我們二班。

小通信員一来，班长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就对我說：“班副，人家都說你是班政委，我看，你就多帮助董志强同志吧！”真是，我越沒信心，班长越来找我。我說：“好吧！”

头一天下午，还挺不錯。虽然他小白臉又細又嫩，嘴上頂了

一层細軟的茸毛，巴掌上沒有老茧，但人还很能干，几个钟头，就布置好牆报，还教大家唱了支歌；看起来，人很干練，也很潑辣。班长問我：“怎么样？不錯吧？”我沒表示态度。我想，再过些日子，事实会来回答班长的。

晚飯后，全連同志都在操場上游戏，班长自报奋勇地向大家招呼道：“喂，請董志强領着唱支歌好嗎？”“好哇！”同志們活跃起来了。但是，这时候，董志强却沒在操場上，同志們都喊：“董志强！董志强！”喊了一会，也沒人答腔。怪呀！董志强哪里去了呢？

我們营房前面的小村上，有个小百貨商店和一个邮电服务所，我以为他是到那里去了，就去找他。

走过那片葱郁的香蕉林，剛要过小溪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副班长！”我四下里望望，不見人影，自以为是听錯了，正要轉身，只見溪边的一棵玉兰树上，哧溜哧溜下来一个人；原来正是董志强。

“副班长，这花真香啊！”他两手捧着軍帽，軍帽里装滿了白色的玉兰花，一边向我跑来，一边高兴地嘿嘿笑个不休。

我生气了，心里暗暗埋怨道：“又不是大姑娘，玩什么玉兰花！”然而，对一个新战士发火，不但对他沒有帮助，反而会起副作用，我便克制住自己，沒讲什么。

回到班里，他在每个同志的床头都放了几朵花，同时，又特別选了一朵大的，放进自己的衣袋里。同志們回来一看，都夸奖他是个好卫生战士，而我怎么也沒有想到，自己班里会出这么个文化人。

第二天，野营訓練：全副武装，外加米袋子一条，行軍路程二百里，要两天走到。

上午，好象很順利，董志强一路上有說有笑，連長經過我們班的時候，他還問：“連長，你們打仗的時候，也是這樣行軍的嗎？”再不就是說：“還是這樣有鍛煉，我們在学校里搞軍事野營，可沒行過軍呢！”還常領着我們一排的啦啦隊，要求二、三排唱歌。中午吃完飯休息，他又把衣袋里的玉蘭花掏出來，放到鼻子尖上不斷地聞着，對我說：“副班長，福建這地方真好，你看這花多香啊！”

說句實在話，不知為什麼，我一聽見他說這話，心里就不痛快。在我看來，人民戰士嘛，就應該賽鋼似鐵，那有什麼閒情兒，去聞什麼花啊、月啊……我說：“小董，今天行軍吃得消嗎？”他說：“這有什麼了不起？我們去年大煉鋼鐵時，我還是一個標兵呢！”我說：“那就好，要是累了，就說一聲。”他說：“放心吧，副班長！”我沒再說什麼，不過，心里卻想：說起來當當響，干起活來可不一定怎麼樣。

果然，下半晌繼續行軍的時候，他開始掉隊了。先是从我們二班掉到三班，然后又从三班掉到四班！……一直掉到全連的最后。我站下來等他，見他慢慢趕上來，便說：“小董，把槍給我。”他用手抹抹臉上的汗，笑笑：“不，副班長，我能行！”

真能行么？他走一步，歪一歪，趁我不注意時，還咧一下嘴。但是儘管這樣，他那條半自動步槍仍然扛得十分平穩。

“託我扛吧！”我見他實在不行了，把他的槍从他肩上拿過來，要他空着手走。“不，副班長，鋼是打出來的，人是練出來的，你給我吧！”他的臉色，已經由紅變白、變黃了。我說：“你快走，不准再耍！”他說：“不，副班長，你這時候不託我練一練，將來打起仗來，你也不能光替我背槍呀！”噯！我心里想：

“你呀，真是又不行，又虛榮！”不管怎麼說，他堅決不託我替

他背枪。这可把我气坏了。一路上，我跟着他，掉队十来里，直到全連同志在宿营地吃过飯，晚点名时，我們才赶到。这时指導員正在队前講話。

“今天行軍的成績很好。第一、精神好，群众紀律好。第二、队列紀律也好……只有一点，二班新战士董志强掉队了，这是个缺点，希望一排同志好好帮助他！”

真是冷水压頂，一凉半截！去年，我們二班不仅是全团的标兵，而且还是全师的先进班，师长曾亲自領着我們到兄弟部队进行过战朮操作的表演賽。今年，添了个小文化人，标兵班恐怕就当不上了！

我看了看董志强。他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枪靠在右肩上，脑袋搭拉着，活象个晚秋的向日葵。我知道他的情緒不高，点完名后，安慰了他几句，便拉他回到宿舍。

我們班有个叫黄达保的老战士，脾气和我差不多，直筒子心腸，心里有一不会說二，还好动肝火，所以大家都叫他黄大炮。我和小董一进门，他冲口就說：“怎么搞的，掉这么远！”接着又說：“今年咱們可別想上标兵台了！”我立刻瞪了他一眼：

“你为什么这样說話？”他看了看董志强：“为什么？两万斤的大鎗定着，还能走得动！”說着，哼了一声就走了。

我滿以为董志强听了这話，会受不住，誰知他只皺了皺眉头，什么也沒說，便拉倒了。

晚上开班务会，根据連首长的指示，全班誰也沒有提起白天小董掉队的事，他自己也一言不发，嘴嚙得能拴住个驢，两道眉毛拧成了一道，头上不住地流着汗。

“可能是鬧情緒了，你个别同他談談！”会后班长告訴我說。

我馬上去找小董談話，鼓励他不要灰心。談着談着，小董輕

輕嘆了口氣說：“副班長，我恨我自己太無能了。過去我曾看見我父親的日記上這樣寫過：革命是很艱難的，但對於共產黨員來說，任何艱難都將化為前進道路上的灰燼。副班長，我相信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……”說到这里，排副喊我第一班值勤，就沒有繼續談下去。

但是，第二天行軍時，董志強不僅仍然掉隊，而且还超過了頭一天的路程，一掉就掉了二十里。

回來的路上，掉得更凶。不過，連里幾次三番要他把裝備給別人背，他始終不肯。

全連進行野營總結時，我們二班是全連倒數第一名。同志們情緒很低落，特別是黃大炮，又向董志強放了一炮。

那天晚上，黃大炮不知怎麼從鋪頭上摸出一朵干枯的玉蘭花，說：“唉，這玩藝兒聞着倒香，就是沒有用處！”說完就扔在地上。不巧，被董志強看到了。小董睡在我的上層鋪上，這一夜，我老是聽見他翻過來復過去，好象沒有睡着。我想：他可能是哭了。但仔細听听，並沒有哭聲。早晨起來，他就像準備好了似地對我說：“副班長，我絕不是玉蘭花，請相信，我是個革命戰士！”那對黑白分明的眼睛里，流露着固執、堅毅的神情。

這事過去，緊張的訓練任務來了。支委擴大會議上，各班班長都同意提前三個月完成全年訓練任務，並且爭取優秀成績。但是，我和我們班長沒敢表示態度。

指導員很了解我們的心情，便解釋道：“同志，慢慢來嘛。你們別看董志強現在不行，我估計，他將來一定是個優秀戰士，”說到这里，指導員特別看了我一眼，才又往下說：“他是革命烈士的兒子，父親死於抗日戰爭時期，臨死時，曾有遺囑：‘如果革命還沒完全成功，就把兒子送到革命部隊。’這次，是他

母亲根据丈夫的遗嘱，送儿子来保卫祖国，解放台湾的……。”

說句实在話，董志强主要是身体弱，力气小，在紧张訓練中，除去需要力气的課目以外，他都是好样儿的。经过他的努力，我們班终于成了全連文化娱乐活动的先进班，評比表上坐了“火箭”。同时，我們发现，他的臉开始变紅了，胸部的肌肉也漸漸突起来了。而且腿好象也粗了，甚至于連他的肚子，似乎也变得大起来。

有天早操集合时，黄大炮向董志强开了句玩笑：“小董同志，你吃什么好的啦，肚子也长肥了。”

董志强笑了笑：“还不是和你一样！”

最初，我們以为他真的是胖了，肚子确实有点大。可是，过了半月，他的肚子竟大得象个孕妇，所不同的，孕妇前面高，而他，則是四面高，仔細研究起来，他倒很象个两头細中間粗的棗核儿；同时，他不和我們一块洗澡，晚上睡觉，也是钻到蚊帳里以后，才脫衣服。有的同志說，他可能是得了血吸虫病。我想，这很可能；因为近来每当我们快步行軍和演习时，他总是笨手笨脚的。于是，我向领导上报告了这个情况。

当天中午，我們剛吃过午飯，卫生員便領着团卫生連的軍医来了，要檢查董志强的病情。

这一下董志强慌了，忙說：“我沒病，不要檢查！我沒病，不要檢查！”

說了半天，董志强怎么也不让檢查，指导員說：“算啦，等一会儿，二班副和卫生員負責把他送到卫生連去！”

这时候，黄大炮从井边洗澡回来，見到这种情景，又来話了：

“小董，你是不是女扮男装的花木兰呀！”大家立刻哄笑起

来。

卫生員对我說：“二班副，走，小董有病不看，咱倆拖也得把他拖去！”

于是，我倆拿起小董的东西，拽着他就要走。这一下，他真急了，突然間，从腰里拖出一条砂袋子来：“你們看，哪里有病？”我們这才知道，他腰里纏着砂袋，是偷着鍛炼体力呢！

就这样，小董不是晚上去举杠鈴，就是背大石头，两个月后，我們連里进行劳卫制測驗，他竟然达到了二級标准，連黄大炮也佩服得直吐舌头。

第一阶段訓練結束，紧接着就举行战斗技术合練評比演习。我們排是主攻排，而我們班又是爆破班，經過攜帶炸葯越野竞走的选拔，小董、黄大炮和我，被編为第三爆破組。

那天晚上半夜左右，我們睡得正香，突然傳來短促而紧急的哨音。同志們知道，这是紧急集合了，便急忙起来，在左臂上系上紅袖章，作为战斗識別記号，跑到了集合場。

这时，天黑得厉害，远处不断傳來沉悶的雷声，很快又从西北方向响起了嗚嗚的风声。看来，暴雨馬上就要来了。

指導員傳達了情况后，部队就向椰林山出发。

七十里崎嶇山路，要在五个小时內赶到，我們不得不快速前进。董志强身上拿掉了砂袋子，現在象只野山羊一样，毫不費力地上上下下。山雨越下越大，森林颯颯地响，天黑看不清路。我对黄大炮和董志强說：“天这么黑，可得小心点，不要摔下去！”

黄大炮說：“咱两条腿又沒有毛病，怎么就会掉下去！”他說話从来都是这样，我倒不覺得奇怪。可是，董志强也开腔了：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，天塌了頂起来，地陷了补起来，你放心吧，副班长！”

“这小鬼！”我心里說，“剛长齐翅膀，会飞了，就說起大話来了！”

我們走到勒馬崖，行進速度慢了下来。原来，这勒馬崖两里多长窄小的山路，又陡又高，一直向上，难走得很。

不久，前边傳下話来：“一班发生病号，炸药包扛不了，哪个班帮助背一下？”我們小組走在全班的最前边，而董志强又在我們小組的最前边，話傳到他那里，就再沒往下傳。

“董志强！”我喊了一声。

董志强沒有回答。黃大炮說：“前边去了！”

这怎么能行！他身上至少有七十斤重的东西，再加上一包炸药，怎能拿得动？

我剛說我要去看看，黃大炮說：“你在后边走，我到前边去給他保鏢。”我想，也好，黃大炮是我們連里有名的大力士，就答应他去了。

大約爬了一半路左右，前边忽然有人惊叫了一声；紧接着，就听到有人喊：“董志强！”“董志强！”

真糟糕！小董摔到山沟里去了。

指導員急得要命，他命令我說：“二班副，你和卫生員留下，下去找小董，不准打手灯，部队繼續前进。

这意外的事情，真叫人伤脑筋。我不由得埋怨起黃大炮来：

“你这保鏢的怎么保的！把人都保到山下边去了！”黃大炮委屈地說：“我要扛，他不让，一脚蹬滑了，我沒抓住他！”声音里，还带点哭腔。

部队向前走了，我和卫生員放下东西，准备下去找小董。但本連的队伍还没过完，就听山下有人叫：“黃大炮，我在这儿！”“副班长，我在这儿！”

我高兴极了，赶忙向下喊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董志强在山下答：“就在这儿！”

“等一等，我們下去接你！”

“不用接。天太黑，你喊我，我好跟着声音找你們！”

我又叫喊起来：“小董！”“小董！”不知喊了多久，全連的队伍早已走得无影无踪时，从山下我們上来的路上，又傳來小董孩子气的，愉快的喊声：“副班长！”

他上来了。我忙問他：“摔伤了嗎？”

他說：“沒有，当个‘空降兵’还挺好呢！”

卫生員說：“我摸摸，有了伤不許說假的！”

这时，一个亮亮的閃电，划破了天空。借着电光，我看見，小董大背着半自动步枪，两大包炸葯，一前一后搭在肩上。他說：“走吧！”

看他那样子，不象有什么伤痛，我說：“好！”于是，我們往前追赶部队。不管我和卫生員怎样要替小董背点东西，他都絲毫不肯。

我們赶上部队的时候，已經到了椰林山下。一場攻坚战就要开始了。

“战斗”开始阶段，倒还发展得很順利。但是，攻到山半腰，“敌人”設在小溪对面陡壁上的一个暗堡，严密地封鎖了去路；三挺重机枪，从三个碉堡眼里，瘋狂地向我們扫射。

我們小組冲在最前面，沒等首长命令，董志强抱起炸葯，就說：“你們掩护！”一轉眼，他就迅速向碉堡扑去，消失在黑暗里。

这时候，云彩裂开縫，不少星星露出了臉儿。向前望去，隱約可見的陡壁上，只見三条火舌向我們扫射着，却看不見小董在

那里。

我們一排的三挺輕机枪封鎖了敌人的地堡。好一会儿，仍不見炸药爆炸。黃大炮說：“怕不是小董上不去吧？”他要求去看看。連长还没有决定，对面那陡壁上，一声巨响，炸药爆炸了。我們冲上去，搭上特制的軟体云梯，占領了小高地。

我发现小董沒上来，連喊了两声“董志强”，沒人答应。因为主陣地尙未“攻下”，不敢停留，我們繼續向上“攻击”。黎明时分，摧毀了“敌人”的三道封鎖綫，終于“占領”了椰林山主陣地，圓滿地完成了“战斗”任务。

小董那里去了呢？难道他被炸药炸着了嗎？被枪打着了嗎？我們納悶起来。連长命令我們班，帶着卫生員，迅速寻找小董的下落。

在剛才炸暗堡的那个陡壁下，我們找到了小董。不过，他躺在地上，臉孔煞白，胸口的衣服，已被血水浸湿。我喊了几声“小董”，沒有应声，看来他是昏迷过去了。卫生員赶忙把他的上衣撕开，一下，从他的衬衣口袋里滾出来一朵玉兰花；玉兰花已經枯萎了，但現在又被鮮血染得紅光灿灿的了。我自己也有些奇怪，不知为什么我对玉兰花也发生了深厚的感情，我細心地用手帕把它包好，又細心地把它放在胸前的口袋里。这时，卫生員已經給他包扎好，并且进行了急救。过了一会，小董才睜开了眼睛：

“副班长，炸药炸了嗎？”

黃大炮沒等我張嘴，就指着陡壁半腰上那个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地堡，高兴地說：“炸啦，全都炸飞啦！”

小董吃力地笑了。

黃大炮看着小董的伤口，不禁冲口說道：

“唉！練兵哪儿不能練，干嗎找这样的鬼地方！造成无謂的伤亡。”

小董有气无力地望着黃大炮說：“我……我这是在路上擗的。”

“啊？擗伤的？”黃大炮又炸了：“方才問你擗伤沒有，你还装模作样，唉！你呀！”

小董又吃力地笑了：“那次連长講，战斗起来，要有輕伤不下火綫，重伤不哭不叫的坚持精神。咱們演习就象打仗一样，我想試試自己能坚持多久，沒想到，爬到那里，放上炸葯，朝下一滾，就不行了……”

“唉唉，你这小鬼，別囉嗦，我算佩服你啦！”黃大炮把小董背起来，“快走吧，連长等着我們啦！”

在回連的路上，我又拿出那朵閃着紅光的玉兰花。走着走着，回想起指導員和班长說过的話，又回想起小董这些天来的表現，心里不禁說道：“他，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战士啊！”

写于一九五九年

朝 霞

刘 清 河

深夜，风呼呼地刮着，天空布满了灰色的云层，云缝里不时透出一线淡淡的月光。秋末的风夜，确实有点寒意了。

战士林锦云紧抱着冲锋枪，用鹰似的眼睛巡视着海面，反复地观察海上每一个奇异的波浪，岸边的每一块礁石。他清晰地记得，营长曾经不止一次嘱咐过：“越是气候恶劣，越要百倍警惕！月黑风夜，什么情况也可能发生的！”海风阵阵吹来，上牙和下牙禁不住打起架来了。但他仍然振作精神，没有丝毫松懈……

忽然，从西边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于是，他立刻隐蔽起来。不一会，一个黑影沿着沙滩慢慢地移动过来了……

“那一个？站住，不准动！”林锦云喊了一声。

“嗯，是我呀！”那人从容地回答。

林锦云对这声音非常熟悉，他不就是营长徐锦濤吗？徐营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人，常常和战士一起谈笑游戏，他是战斗英雄，又是爱兵模范，还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呢！

“啊！营长同志，你好！”林锦云轻轻说了一声。

“嗯，小伙子，冷不冷啊？”营长拍拍他的肩膀关切地问。

“不冷！”林锦云微笑着回答。

“风这么大，又没有避风的地方，怎么会不冷呢？……”营长在心里暗暗地说。他又上下打量了一阵，只见林锦云还穿着一